



# 邂逅珀色流年

【北京卷】

汤 慧(25岁)

搬家的时候收拾出了一个箱子，里面装着几本封面已经泛黄的相册和一个锈迹斑驳的铁盒。不知从何处渗出的胶水，将这些凌乱散布的老物件附上了难解的牵绊。

相册里有些被塑封好的照片裂开了口，不堪时间重负的样子像是试图在生活的缝隙喘口气。有些照片的边角鼓起了大小不一的气泡，还有些照片颜色已褪去当初的鲜艳，经不住时间的打磨而败下阵来——时间以各种方式在生活的角落留下了痕迹，它淡化了某些时刻的记忆，可是承载光阴厚重的瞬间，定格住的懵懂纯真的笑脸，也赋予此刻时光不复返的感慨与怀念。

每一帧都是所有曾经被定格的过往，触及相册封面的时候，我又犹疑着不知如何面对快门开启后记忆的洪流。

映入眼帘的是家里长辈抱着我的照片。那些看向镜头的时刻，也许我正琢磨着为什么会被一个方形设备对准，直勾勾的目光似乎想要将大人手中的机器洞察得更为透彻一些。不免还有一些嘟着嘴，皱着眉，似乎将要大哭的前奏，都凝固成无法复制的孩提时光。

往后翻一页，相片里的丫头，精简短发配着蓬蓬裙，不乏几分令人捧腹的违和。演出时候不能像其他小姑娘们扎起羊角小辫，让我在集体活动中成为与文静漂亮气质格格不入的“假小子”。那些咧着嘴大笑却又毫不顾忌的照片，相较于其他女孩爱美天性之外，属于我率性爽朗的一面总会被精准捕捉。而来自长辈关于“留长发显得更有女孩气质”的说辞，也从来都不是我前进路上的风向标。即使为了演出别扭地穿上高跟鞋，小孩扮成大人模样那一刻，定格在了相片右下角那串黄色的数字——我拿着证书，作为乐器比赛的第一名，骄傲地站在人群中央。身为琴童，枯燥往复的无数次练习，目光空洞、嘟囔着小脸的沮丧模样，也许在幻想在阳光下恣意奔跑？可是在收获成就以后，眉宇间的喜悦多少能够消解练习时的心不甘情不愿吧。

这张照片上是一个奶油蛋糕，简单的裱花装饰，点缀着几颗蓝莓。时间定格在我来到世界的第18年，青春的雨季让最后备战的时间总是充满着争吵的潮湿。在搬出家后独处的空间里，拥有了更多面对孤单时保持冷静的能力。当时深夜书桌前的一隅光亮、窗外的蛙鸣声，依旧萦绕在耳畔。高考将至，和父母的冷战让好面子的我始终不肯先低头来。可是家里的饭桌上还是准备了蛋糕，当果酱的酸甜在嘴里绽放时，压在心头的烦恼和焦虑似是随着美食而消散。年少桀骜、叛逆，但父母依旧以真心的祝愿和希冀对待，备考生活里品味到的甜，也让成人礼这一篇章定格成生命长河里炽热的光点，每次回忆都能开出明艳的花来。

再后来，照片里的姑娘多了些自信。明媚的阳光下抱着灿烂的向日葵，草地上奔跑的欢笑，似乎圆了几时梦寐以求的画面。被约束或是追寻自由，都成为过往生活里的闪光的故事。

合上相册，拂去浮尘，伴随着生涩的摩擦声，打开了积攒着离家奔赴求学城市之间往返车票、承载着在不同城市之间奔波回忆的铁盒。时间淡化了印刷的油墨，淡蓝色的票面上依稀可见归家的日期。设置在手机备忘录里的倒计时，那些归心似箭的迫切，无限趋近于幸福的欢欣，多年以前的场景如同电影画面一般再度浮现眼前。那些在车站等待时，在花开的南方嗅到春天的气息，在北方感受到大风呼啸而过的冷意，漂泊无依的泪水在记忆里褪色，而后被埋藏，似乎又随着这一沓车票，在心里翻涌起感慨的浪花。

默默地摆好相册，我将这个与旧日重逢的傍晚一并收藏在箱子里。像是为珍贵的宝物拭去灰尘，我小心珍藏着岁月的馈赠。光阴流逝如手握细沙，可这些时光凝结的琥珀，却在这些被定格的时刻闪烁着岁月独有的光彩。时间终究会淡化记忆，可是过往的每一个刹那才能够铸成可回首的此刻。窗外的夕阳渐渐沉到了楼宇的背后，暖橘色交织着墨蓝的夜色，映出城市一片暗色的轮廓。也许这个瞬间，也会成为多年以后感怀的流年。

## 雪 樱

夏日的午后，穿过熙攘的街道，我再次来到南新街58号老舍旧居。小院幽静，有一丝风，石榴树、老水井、荷花缸，一旁的墨绿色邮筒高高矗立，好像邀请访客给主人写一封信——

避开人群，来看石榴花，和先生说话，这是我的私心。我以写作为生，每年过苦夏，最难熬的时候，就会想到您“赤膊上阵”伏案的场景。小院与趵突泉茶社相隔一条街，当年您是茶棚里的常客，泉水泡茶，亭畔观景，听女艺人唱梨花大鼓，别有一番趣味。别人听曲是寻乐，您呢，听着听着入了心，提笔写进了小说里。

1938年，您在武汉遇见鼓书艺人富少筋、董枝莲，一个艺名“山药蛋”，另一个绰号“盖山东”，董枝莲曾与刘泉泉群唱过大鼓，你经常去汉口“升平书场”听两人唱大鼓。不知您是否会想到济南的梨花大鼓呢？鼓声悠扬，扯不断的乡情，说不完的抗战。

在小院里漫步，红彤彤的榴花，雨中看它如新娘，夜晚看它似灯笼，此刻对视，它竟启唇说话，把您创作的一些趣事讲给我听……

烈日下，榴花燃烧，宛如火炬，把小院照得透亮堂堂的，恍惚之间，有一个穿长衫的中年男人，从树下大步走过。

从老舍故居回来，高考作文在网上炸开了锅，我翻出《鼓书艺人》，一本泛黄的旧书，看着看着，我睡着了，做了一个长长的梦。一会儿是方宝庆压轴演出庆祝抗战胜利，养女秀莲与女儿大风换上新装，身后跟着一个小黄辫儿、一个小男孩儿，嚷嚷着要坐滑竿。一会儿又是作家孟良躲进房间写小说，时而托腮冥思，时而朗读几句……醒来时分，锣鼓喧天声没了，舞台空室如也，那个叫方宝庆的人，又回到了熟悉的北平。

《鼓书艺人》开篇首句写道：“一九三八年夏，汉口战局吃紧。”“民生”号白色小江轮上，有一大家子人，方宝庆和大哥窝囊废、二奶奶，以及大风、秀莲，他们从北平、上海、汉口到重庆。他把两件“宝贝”交给船长保管：三弦、大鼓。这哪是道具，分明是他的命根子，他的心里装着京韵大鼓这个“老伙计”。顺着铁梯、爬上甲板，烟囱下的小孩子，把他心

每一年的高考作文题，都是时代脉搏的回响和社会关切的缩影。对于青年来说，高考作文，不只是一次书写技艺的展示，更是引领他们在思辨中确立立场，在书写中锤炼信念。本刊发行的5篇文章从文学的角度切入，尝试给高考作文一个不同的答案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“五月”(v\_zhou@sina.com)，与“五月”一起成长。

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、中国青年作家网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编者的话

# 高考作文的文学书写

周起润 (18岁)  
首都体育学院学生

盛夏，阳光像一层被拉开的纱，罩在校园每一寸离别的空气上。站在毕业典礼的人群中，四周是笑闹、是闪光灯，是压抑不住的奔涌情绪，而陈一帆仿佛置身于另一座安静的玻璃房里——明明看见一切，却听不见自己心跳的回声。

陈一帆一直是家长、老师口中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：名校毕业，学生会主席，3个大学的实习经历，竞赛获奖无数，履历表上几乎挑不出一处褶皱。可此刻，他只觉得虚。像梦中那根折断的辐条，在空气中孤零零旋转，无处着落，仿佛整个人生在即将飞跃的瞬间失了重。

“恭喜啊，小帆！”室友张齐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年薪百万指日可待，简直人生赢家。”

他挤出一个笑容，却没说话。他脑子里，还在回荡着昨夜那句梦里浮现的箴言——车轮之所以能转，是因为有一个永远不动的轮毂。

那句话就挂在导师办公室的墙上，平日他视而不见。可今夜，它像一颗石子砸进心湖，一圈圈漾出无法忽视的涟漪。

头一紧。他痛恨自己没钱，如果有三四百个热腾腾的肉包子给孩子们吃，那该多好！他转而又想，“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，可是心里直翻腾，开不了口。”他就这样傻愣愣气愣在原地，像根木桩。他不过是个文盲，以唱大鼓养家糊口，天真又单纯，但他有一颗爱国心，“他只知道每逢看到自己的国旗，就嗓子眼儿发干，堵得慌，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翻腾”。

我百思不得其解：那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在翻腾呢？道德，愧疚，还是人之为人本能？抵达重庆后，方宝庆去澡堂，去茶馆，打听一下当地人的生活。洗澡时遇见一起坐船来的伙伴，他去柜台给他们交了洗澡钱。战乱不停，警报声，轰炸声，人们性命难保，夹缝中生存就显得极为艰难。方宝庆面临很多选择，他没有文化，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但他洁身自好，是艺人却没有艺人的坏习气，关键时刻勇于担当。

当整条街被轰炸起了火灾，方宝庆的

心揪得发痛。在路上目睹城市被炸得惨不忍睹，他想着要不要写段鼓词《炸不毁的城市——重庆》，他的眼里全是不忍。战争正酣，抗日团体邀请他们演出宣传抗战，琴珠因不给车马费拒绝，方宝庆一口答应义演，且个人承包车马费，“我乐意唱抗战大鼓，为抗战出把子力”。

抗战胜利后，秀莲换上一身素净的衣服重返舞台，孟良也重获自由，但大家身上都留下了或大或小的伤疤。方宝庆为女儿们的爱情悲剧而叹息，孟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些伤疤丢人，我并没有因为一时受苦，就向恶势力投降。”他还说，“新时代会到来的，不过，在新时代到来之前，很多人会牺牲。”是啊，通往幸福的道路，永远不会轻轻松松，没有前辈的奋斗与牺牲，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。

合上书本，我的脑海里萦绕着抗战义演的热闹场景，恍如昨日：梁红玉以一弱女子之身，不惧强敌，不畏艰险，在长江之上，迎着汹涌波涛，擂鼓

张倩玉 (24岁)

“近日，梦工厂国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……”车载广播的机械女声裹挟着电流杂音，在狭小的车厢内不断回响。肖县盯着路口迟迟不变的红灯，腕表上的指针正无情地迈向9点。她烦躁地敲击着方向盘，皮革包裹的触感带着细密的汗意。绿灯亮起的瞬间，肖县猛踩油门，黑色轿车如离弦之箭冲向安宁医药集团总部大楼。

作为医药行业的领军企业，安宁集团的版图早已横跨药品研发、生产，乃至药店、疗养院、康复中心等多个领域。而旗下的梦工厂医药公司，凭借革命性的“好梦胶囊”，更是彻底改写了历史。这种号称能让患者从“睡着”迈向“睡好”的神奇药物，通过梦境捐赠机制，将捐赠者的美好梦境传输给失眠患者，不仅宣称零副作用，适用人群更是覆盖了从抑郁患者到植物人的庞大群体。

肖县刚推开门办公室的玻璃门，秘书小祺就抱着一摞文件迎上来。文件最上方，印着“梦工厂医药公司上市专项”的烫金字样。这段时间正值公司上市的关键时期，作为集团副总经理，肖县每天都被淹没在如山的文件和会议中。

“肖总，这份……是吴律师送来的。”小祺将文件在办公桌上码放整齐，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。

肖县翻看着文件，眉头越皱越紧：“一场官司都搞不定？让他立刻过来。”她的指尖重重叩在文件上，发出闷响。

半小时后，吴律师匆匆赶来。这位从业多年的资深法律顾问，此刻却难掩脸上的焦虑。“肖总，您还记得两年前梦工厂刚成立，研发好梦胶囊的时候吗？”他扶了扶金丝眼镜，“当时为了提取第一批原料，我们招募了200名志愿者，通过神经接驳仪器收集了他们一个月的梦境数据。”肖县点点头：“那时候技术还不成熟，第一代胶囊的好梦利用率不到5%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全国的志愿者数量早就突破10万，捐梦不仅能帮助他人，还能获得购药补贴，双赢的事，何乐不为？”

“问题就出在那批最早的志愿者身上。”吴律师打断道，“他们联合起来起诉公司，要求巨额赔偿，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舆论讨伐，已经有超过百万的讨论量了。”他调出手机里的视频，画面中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女性正在哭诉：“自从捐梦后，我再也没睡过一个好觉，现在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法自理……”

“都过去两年了，为什么现在才闹？”肖县盯着手机屏幕，声音发冷。

“因为副作用开始显现了。”吴律师调出一份医学报告，“这些志愿者普遍出现



# 归心(小说)

【天津卷】

标注的小村庄。

初到山村，一切都像时间搁浅后的旧照片。孩子们的眼睛清澈而警觉，教室像被遗弃的仓库，似乎又穿越回了自己的儿时。有一次，学生张小雨问他：“老师，您为什么不回去大城市？那里条件好、机会也多。”

他想了想，望向窗外山峦沉静的剪影。

“小雨，你知道车轮为什么能转动吗？”

“因为有轮毂？”

“对。更重要的是——每一根辐条，都知道自己要指向哪里。”

他站在黑板前，用粉笔勾勒出那只朴素的车轮图：“我现在知道了，我要指向的轮毂，就在这里。”

他跟村民一块修路、搭棚、干农活儿。他教村干部填写申请表，教孩子们如何看懂代码、写出游戏。他明白了——真正的“建功”，不是一场合影，不是一份志

# 鼓声里的家国情

【全国一卷】

助战……说书人凭一面鼓、一张琴演得出神入化。只听得风萧萧，水滔滔，隆隆鼓声震撼着将士们的爱国心弦，霎时间，万马奔腾，杀声震天……

我突然明白：方宝庆心里翻腾的东西，不是别的，是身为底层人的坚守和尊严，何尝不是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忠诚和信仰！因为心里翻腾，所以坚强起来，他怀揣一分希望，卖艺求生也好，投身义演也好，他都是为了光明的胜利；因为心里翻腾，所以决不退让他告诫秀莲：“你不自轻自贱，人家就不看轻你。”

读懂了老舍，就读懂了中国人的骨气。如今，老舍旧居里，新添了一处“舍予书局”。改天再去时，我会挑选一张老济南明信片，再附上这封手写的信，寄给老舍先生。

南新街小院，榴花分外明。一簇簇，一捧捧，绿叶掩映，流泉响动，连风的笑靥里都有了远方的讯息。他，并没有走远。

# 好梦胶囊(科幻小说)

【全国二卷】

多梦症、睡眠障碍，甚至认知功能衰退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服用好梦胶囊完全无效，就像大脑的梦境接收系统被永久关闭了。”

根据吴律师提供的线索，肖县驱车来到北郊的一处回迁房。斑驳的墙面上贴满了各色的小广告，楼道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。他敲响302室的房门，开门的是个眼神空洞的男人，他的瞳孔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光泽，仿佛蒙着一层灰白色的雾。

“你是谁？”男人警觉地问道，他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。“我是刚刚捐梦的志愿者，看到网上的帖子，心里害怕，想来看看……”肖县想，或许这样可以让对方放下戒备。

“看看这个。”他指向客厅，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桌旁，有人在写联名信，有人在整理病历，还有人对着镜头直播。“我们不是想讹钱。”男人将一叠诊断书拍在桌上，“我们只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睡眠，属于自己的梦。”

肖县翻看诊断书，每一份都触目惊心：严重失眠症、焦虑症、认知障碍……这些曾经健康的志愿者，如今都成了被噩梦缠绕的病人。房间角落，一位戴着呼吸机老人蜷缩在轮椅上，他的女儿红着眼眶说：“我爸以前是大学老师，现在他连清醒的时间都越来越少了。”

回程的路上，肖县的手机不断弹出新消息。社交媒体上，#好梦胶囊副作用#的话题已经冲上热搜第一，网友们翻出梦工厂过往的宣传视频，质疑声铺天盖地。她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，忽然想起研发初期，实验室里那台闪烁着蓝光的梦境提取仪——当时他们都以为，那是打开人类睡眠奥秘的钥匙，却没想到，这把钥匙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。

回到公司，董事会紧急会议已经开始。董事长面色铁青：“肖总，你说怎么办？”肖县捏着从志愿者那里带回的诊断书，指尖深深掐进掌心。她知道，这场危机如果处理不好，不仅梦工厂的上市计划会泡汤，整个安宁集团都将面临信任危机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那些被夺走梦境的人，他们的痛苦与绝望，像一根刺，扎在她的良心深处。

“立刻启动危机公关。”肖县深吸一口气，“同时，暂停所有好梦胶囊的生产和销售，成立专项医疗小组，免费为受影响的志愿者提供治疗。”会议室里一片哗然，有人反对，有人质疑。但肖县的眼神异常坚定，“我们不能为了利益，让更多人失去做梦的权利。”

散会后，肖县独自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。夜幕降临，城市的灯光越来越亮，宛如繁星坠落人间。她打开电脑，调出好梦胶囊的研发日志，在空白处写下一行字：或许，真正的好梦，从来都不应该是被交易的商品。窗外的晚风拂过，带着一丝凉意，却让她混沌的思绪渐渐清晰——是时候直面真相，为那些破碎的梦境，寻找真正的救赎之路了。

一帆说。

还有高乔乔，原是大厂设计师，后来辞职来村里做美育志愿者。她带孩子画画、做短视频，还在抖音上建了“山村画室”的账号。

他们仨自嘲是“山村三人组”：一个教数学，一个教写诗，一个教配色。他们说：“我们不是来做客的，是来做地基的。”

有一年大学同学聚会，有人问他：“你那儿啥都没有，你怎么撑下来的？”

陈一帆轻笑一笑：“我们在城市里比卷，我在山村里比光。谁能多照亮一寸，就是胜利。”

“你们向上，我向内；你们铺路，我守路。”说完这句，陈一帆顿了顿，又轻声补上一句：“从小到大，我听了很多次‘报效祖国’。可现在我明白了，祖国不是等我们去报效，她早就为我们留了一个位置。只要我们选准方向，走好脚下的路，每一步都算建功。”

同学们沉默了。

空气仿佛落了雪，落在山下那条泥泞的路上，也落在他依旧清澈的目光里。

远方，风吹过山岭，似乎也推动了梦境中的那根辐条。而现在，那根辐条终于归心、归位，嵌进那只静默的轮毂，与整个时代，一起转动。

# 轻(诗歌)

【北京卷微写作】

言 之

总有一些人  
行走在  
世界的边缘  
冒生死危险  
勇敢伸出手中  
的杖  
世界的中心

